

二语习得中情绪的实证研究综述

曹敏

西安外国语大学, 陕西西安, 710128;

摘要: 近十年来, 二语学界掀起了情绪研究热潮, 不断从积极心理学、教育心理学等相邻学科 引入新的概念、话题、理论和研究方法。本文首先回顾了二语学习情绪研究的三大发展阶段 和主要理论, 梳理出五项主要研究内容: 1) 情绪的概念探索与测量; 2) 情绪与其他变量的关系; 3) 情绪与二语学业成绩的关系; 4) 情绪的起因; 5) 情绪的发展变化。进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, 发现现有研究存在诸多不足, 如对情绪的理解过于笼统、研究工具多为脱离情境的自陈式工具等。最后,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建议, 呼吁未来研究着重考察情绪对二语学习过程的影响、情绪互动与传染、情绪调节和干预、以及认知-情绪互动等。

关键词: 积极心理学; 情绪; 认知; 二语习得; 任务型教学

DOI: 10. 69979/3029-2735. 25. 07. 054

引言

传统二语习得研究主要采用纯认知研究路径, 忽视了情绪等非认知因素的重要作用。在此背景下, 积极心理学于 2012 年前后被引入二语习得研究, 推动了该领域的情感转向, 以焦虑、愉悦和无聊为代表的多种情绪受到广泛关注, 实证研究蓬勃发展, 情绪与认知并重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。鉴于此, 本文回顾二语学习情绪研究的发展阶段, 总结主要理论, 梳理主要研究内容, 评析不足、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, 从而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。

自从 21 世纪以来, 随着人道主义的发展, 心理学家逐渐从消极心理转向关注人的积极心理, 这成为了积极心理学(Positive Psychology)发展的根基(李成陈, 2021)。积极心理学关注人类在生活中获得幸福、快乐, 是探索人类科学实践与美德的统称(Seligman & Csikszentmihalyi, 2000; Peterson, 2006; Csikszentmihalyi & Nakamura, 2011; Lopez et al., 2019; Snyder et al., 2021)。近年来, 积极心理学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得到广泛运用, 尤其对二语习得领域产生重要影响, 相关主题的文集相继出版, 如 Gregersen、MacIntyre 和 Mercer(2016)主编的《二语习得中的积极心理学》(Positive Psychology in SLA)等, 前者被视为积极心理学在二语习得领域起步的重要标志, 后者在相隔五年后出版, 及时推出了积极心理学应用于二语和外语教育研究的新成果。因此, 本文主要梳理二语习得领域下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并提出相应建议, 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。

1 发展阶段

二语学习情绪发展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。第一阶段起源于 1985 年前后, 以外语焦虑为研究重点, 受情感过滤假说影响为主(Krashen 1985)。Horwitz et al.

(1986) 提出外语焦虑的定义, 并编制《外语课堂焦虑量表》, 从此开启了以焦虑为中心的二语学习情绪研究之门。第二阶段始于 2012 年 (MacIntyre & Gregersen 2012), 受积极心理学影响, 二语学习情绪研究呈现积极转向, 情绪的多样性逐渐受到认可。除焦虑以外的情绪, 尤其是积极情绪 (如愉悦) 开始受到关注, 涌现出一批实证研究 (如 Dewaele & MacIntyre 2014), 研究热度持续攀升。

2 主要理论

2.1 积极心理学视角

开拓-建构理论和幸福感理论是积极心理学的两大奠基理论, 也是二语学习 情绪研究热潮的理论驱动。

2.1.1 开拓-建构理论

开拓-建构理论 (broaden-and-build theory) 由 Fredrickson (2001) 提出, 主要观点包括: 1) 个体情绪体验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,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同时存在, 相互协调。2) 积极情绪有利于个体开拓注意力和发散思维, 这种短期效应若长期维持并积累, 会促进个体建构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生理、心智和社会资源, 而资源积累与个体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积极情绪的进一步生成。

2.1.2 幸福感理论

Seligman (2011) 的幸福理论 (well-being theory) 认为, 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获得幸福, 进而提出构建幸福的 PERMA 模型。P (Positive emotions) 指聚焦积极情绪, E (Engagement) 指投入到能发挥个体优势的活动中, R (Relationship) 指建立良性人际关系, M (Meaning) 指寻找超越自我的意义感, A (Accomplishment) 指认可自己在特定领域中的成绩。

2.2 教育心理学视角

学业情绪的控制-价值理论 (control-value theory) 是二语学习情绪研究热潮的另一理论驱动, 由教育心理学家 Pekrun (2006) 提出, 于 2018 年前后被引入二语领域 (李成陈 2018)。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: 1) 情绪的三维结构。Pekrun (2006) 认为应从效价 (积极与消极)、激活度 (低激活与高激活) 和目标导向 (过程型与结果型) 三个维度来全面理解情绪, 为情绪的概念界定提供了依据。2) 领域特性 (domain specificity)。不同学科的目标导向不同, 学习者个体的学业自我不同, 进而引起情绪体验和情绪关系网络的差异, 有必要针对不同学科开展差异化情绪研究。

3 主要研究内容

3.1 情绪的概念探索与测量

研究新概念之前, 厘清之前的相关概念, 编制科学的测量工具非常重要。在情绪研究热潮下, 一大批关于外语愉悦 (Dewaele & MacIntyre 2014)、无聊 (Pawlak et al. 2020; Li et al. 2023) 等情绪的概念结构, 并编制了相应量具。

近期, Li et al. (2023) 指出情绪具有二语技能特定性 (L2 skill specificity), 强调在不同的听说读写等特定技能下, 情绪的影响和交织是不同的。

3.2 情绪与其他个体内外变量的关系

情绪与其它变量的关系也会影响情绪。比如个体内外因素, 个体内因素主要包括人格 (如情绪智力: Li 2018; 坚毅: Zhao & Wang 2023)、动机 (如成就动机: Feng et al. 2023)、思维 (如思辨能力: 马利红等 2023) 等。个体外因素涉及教师特征 (如友好性、可预测性、教学热情等)、同伴互动与课堂环境等 (Dewaele & Li 2021; 张凯等 2023)。

3.3 情绪与二语学业成绩的关系

当下研究的重点是情绪与二语学业成绩的关系。例如去探讨情绪与期中/期末考试成绩的关系。整体而言, 积极情绪促学, 消极情绪促退。

3.4 情绪的起因

现有研究多从质性, 混合型研究方法入手, 去调查研究情绪的起因。此类研究发现能为情绪干预提供重要启示, 未来应结合具体教学环境因素 (如任务环境、技能环境) 开展更加精细的考察。

3.5 情绪的发展变化

近年来,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和积极心理学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交汇融合, 共促该领域的动态转向和积极转向。在此背景下, 学界开始探索影响情绪的个体内外因素, 根据时间跨度, 可将相关研究分为短窗口、长窗口和准追踪研究。

4 未来研究方向

4.1 情绪对二语 (习得) 的影响

如前所述, 现有研究集中考察了情绪与二语学业成绩的关系, 未能针对情绪与二语 (习得) 本身开展研究。未来研究应着重考察以下问题, 因为此类研究是理解情绪对二语习得影响的关键: 1) 情绪与整体二语水平及听、说、读、写等不同技能水平关系如何? 2) 情绪与语言本体特征 (如复杂度、流利度和准确度) 的关系如何? 3) 情绪如何影响二语习得微观过程?

4.2 情绪互动与传染

情绪的良性互动与传染是构建良好课堂生态、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的关键, 进而关乎教学成效 (Dewaele & Li 2021)。遗憾的是, 相关研究甚少, 仅有的几项研究采用了互动单方的感知数据, 未能客观、全面反应互动双方的情绪状态 (如 Dewaele & Li 2021; 张凯等 2023)。未来研究应就此突破, 加强考察此类议题。

4.3 情绪调节和干预

情绪调节关乎个体心理健康、幸福感和学习成效。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, 主要聚焦学习者如何化解、应对负面情绪 (尤其是焦虑), 忽略了积极情绪的培养策略。受积极心理学启发, 未来研究应就此加强。此外,

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二语学习者情绪调节策略的整体分布情况,鲜有研究考察影响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和使用的潜在机制(韩晔等 2024),更少有研究探讨情绪调节的效果及其对学习成效的影响,未来应就此开展深入研究。情绪干预研究也极为匮乏,相关研究主要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(Mercer et al. 2018)。未来研究和实践可融合多学科视角,结合数字技术时代背景,从而拓宽干预路径。

4.4 情绪与认知之间的关系

神经科学界已有共识:情绪与认知在人脑相应区域密切关联,协同影响个体行为(Pessoa 2008)。也有二语学者指出情绪和认知密不可分,共同促进二语学习(Swain 2013)。但在实证研究层面,二者历来各自为营,鲜有研究综合考察二者的互动以及对二语学习的影响(李成陈、李巍 2024)。未来应在不同时间窗口、任务环境、技能背景、学习模式下开展此类研究,以加深对二语习得机制的理解。

5 结语

情绪是当下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,但该领域仍处于发展初期,在概念、理论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有巨大发展空间。未来研究一方面应继续以积极心理学为主导理论框架,进一步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;另一方面应立足二语习得领域,加强针对核心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证考察。

参考文献

[1]Botes, E., L. Van der Westhuizen, J.-M. Dewaele, P. D. MacIntyre & S. Greiff. 2022. Validating the short-form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. *Applied Linguistics* 43(5): 1

006-1033.

[2]Dewaele, J.-M. & L. Dewaele. 2017.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and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of pupils aged 12 to 18: A pseudo-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. *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econd Language Association* 1(1): 12-22.

[3]Dewaele, J.-M. & C. Li. 2020.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: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. *Foreign Language World* 196(1): 34-49.

[4]Dewaele, J.-M. & C. Li. 2021. Teacher enthusiasm and students' social-behavioral learning engagement: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udent enjoyment and boredom in Chinese EFL classes. *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* 25(6): 922-945.

[5]Elahi Shirvan, M. & N. Talebzadeh. 2018. Exploring the fluctuat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in conversation: An idiodynamic perspective. *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* 47(1): 21-37.

[6]Fredrickson, B. L. 2001.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: The broaden-and-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. *American Psychologist* 56(3): 218-226.

[7]Horwitz, E. K., M. B. Horwitz & J. Cope. 1986.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. *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* 70(2): 125-132.

[8]Larson, R. & M. Csikszentmihalyi. 1983.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. In H. Reis (ed.) *Flo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sitive Psychology*. San Francisco: Jossey-Bass, 42-56.